春在堂隨筆

春在堂隨筆一

德清俞樾

余自幼不習小楷書而故事 殿廷考試尤以字體爲重道光三十年余中進士 保和殿覆試獲在第一人皆疑焉後知其出湘鄉相公湘鄉得余卷極賞其文言于杜文正必欲置第一 羣公聚觀皆曰文則佳矣然倉卒中安能辦此殆錄舊文耳湘鄉曰不然其詩亦相稱豈詩亦舊詩乎議遂定由是得入翰林追念微名所自每飯不敢忘也時詩題爲淡煙疏雨落花天余首句云花落春仍在湘鄉深賞之曰此與將飛更作迴風舞已

落猶成半面妝相似他日所至未可量也然余竟淪棄終身負吾師期望良可媿矣湘鄉出入將相手定東南勛業之盛一時無兩尤善相士其所識拔皆名臣名將指不勝屈獨余無狀累吾師知人之明同治四年余在金陵寓書于公述及前句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讖矣然比來杜門譔述已及八十卷雖名山壇坫萬不敢望而窮愁筆墨儻有一字流傳或亦可言春在乎此則無賴之語聊以解嘲因顏所居曰春在堂他日見吾師當請爲書此三字也

肅毅伯李少荃制府于鄉榜爲同年于翰林爲前輩然

未嘗一面也同治元年公奉　命撫江蘇駐上海有丙
華伯太守者亦甲辰同年也公見之問曰浙江同年有
孫琴西俞蔭甫二人頗識之否以相識對問所在無以
應也適章采南修撰視學閩中取道上海亦甲辰同年
也華伯問知余在天津以告公公喜曰若致書先爲吾
道意余聞而感之然不知公何以知余也同治四年余
始識公于金陵請其故公曰湘鄉告余也庚戌會試後
余問湘鄉今科得人否舉君名以告因識之不敢忘去
年余充江南鄉試監臨官見湘鄉公于金陵猶能誦君
覆試時詩也樾歎曰以樾之不肖猶未見棄于師友如

此可感亦可媿矣公又謂余曰丁未前庚戌一科耳然丁未翰林入任卿貳出任封疆者數人矣庚戌何落寞如此豈所謂榜運乎余曰榜則何運之有存乎人耳丁未有老前輩一人榜運安得而不佳庚戌有學生二人榜運安得而佳公大笑未幾公延余主講蘇州紫陽書院適琴西主講杭州之紫陽余因以書報公曰庚戌有兩紫陽焉老前輩聞之得無詫榜運之闊乎

余與孫琴西衣言三爲同年道光十七年丁酉科君得拔貢余中副榜廿四年甲辰科同舉于鄉三十年庚戌科同成進士相得甚懽而論詩不合故余嘗贈以詩曰

廿載名場同得失兩家詩派異原流然君刻遜學齋詩十卷止余一序余于咸豐九年刻日損益齋詩十卷亦止君一序也同治四年兩人分主蘇杭紫陽書院又贈以詩曰廿年得失共名場今日東南兩紫陽一時以爲佳話其詩均存集中

同治四年余至杭州時劉葯堂汝璆攝杭州守奇士也署中僮僕止四人內室無婢媪其夫人至躬洗廁牏焉自述其家世寒微父幼時負炭鬻之市顧善治生積貲累巨萬然盡散之宗族不名一錢止存薄田數畝供饘粥而已五日一食肉肉不得踰八兩性嗜琴雖逆旅之

中未嘗一日不與琴俱也毋七歲來歸每日以米少許糅莧菜煑鬻食之劉君既貴爲慈莧圖紀其事湘鄉胡公曰子不可有母而無父乃因父嗜琴易之爲琴莧圖圖中琴一張莧一筐無他物求詩于余余爲作長歌一章適琉球國貢使東子祈國璵過杭州乃琴西舊爲琉球官學教習時弟子也以琉球紙詣琴西余因亦得之爲篆書琴莧圖三字贈焉君少時即能飲酒父戒之曰非至五十歲不得飲自是不內勺飲矣余與同席者二次未嘗見其一舉杯也語余曰吾挂名仕籍亦父命也父嘗行市中遇冠蓋者避不及前騶者鞭箠及之徵傷

于顧婦而愠焉呼吾而詔之曰汝過二十歲必出仕故不得已而從軍積功得官慰吾父地下也君雖以軍功顯然恂恂儒雅論爲政必以教民爲先議興鄉課欲行之一州八縣見余所著羣經平議曰是不可不刻也盍寫副本畀我及余臨行君賻以寫書之費徐聞之則假之錢肆者也其夫人亦賢婦雖居太守署然守家法五日市肉八兩如故君以其病謀少益之夫人不可曰家法不可由吾壞若少益之上何以對舅姑下何以對子婦哉君又欲傭一人代之執爨又不可曰君繼母在家莫爲之役奈何以婢媪役于我

鎭洋方毓辰著毛詩句解析疑十四卷每句采先儒舊說徵有折中雖不能自成一家之學然其用力勤矣同治四年余至上海于同年應敏齋觀察署中見其書時方君已死其子孫不能守謀幷其姓名而鬻之問其直曰洋泉一百二十余謂敏齋曰賣者不孝買者不仁此事君胡與焉將來倘有餘力爲刻其書而以其版付彼子孫使食其利此則仁者之用心矣敏齋深然之余即還蘇州未知其終姑記于此他日或竟有買此書者易姓名而刻之得此猶可證其眞僞也

寶山蔣敦復字超存號劍人著嘯古堂詩集方江浙陷

賊時著憤言一篇議戰議守二篇萬言書一篇亦明心
天下事者又著兵鑑一書刺取諸史中言兵事者分為
四門曰兵律曰兵謀曰兵機曰兵戒惜其書未成其已
成書者惟英志八卷紀英吉利國事甚詳英吉利自宋
英宗治平元年以來分為五朝始有歲月可紀第一朝
曰諾曼的其二曰北藍大日奈其三曰都鋒爾其四曰
斯底亞爾的其五曰伯爾瑞格今其女主亞勒山的那
維多利亞乃伯爾瑞格朝第六主也其傳國之法傳子
亦傳女傳兄弟亦傳兄弟之子若女傳女子之子亦傳
女子之女眞殊俗哉

蘇州新設紫陽書院在梵門橋舊爲吳氏屋道光十七年余過蘇州適　太恭人族弟松田老人主于吳氏余因得識吳氏昆弟飯于其聽事之西偏至道光二十年其屋歸于邵氏咸豐十年賊陷蘇州據其屋爲僞府官軍收復後遂改爲書院同治四年當事者延余主講乃移居焉回憶飯此時止二十九年耳而屋已再易主而皆不能有余以當時一飯之客反得爲此屋暫作主人變幻泡影大率類此世之人輒思爲子孫百世之計何爲者也松田老人年已七十餘寓吳中時來書院與余談舊事甚悉藉此老眼以閱興亡造物者其有意乎

論語徵甲乙至壬癸十卷日本物茂卿譔其書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每卷首末兩葉版心皆有滕元啟護書五字同治五年戴子高于杭州書肆得之以示余其大旨好與宋儒牴牾然亦有謂朱注是處議論通達多可采者能謂上論成于琴張下論成于原憲故二子獨稱名此則近乎臆說然亦見會意之巧矣今錄數事于左　千乘之國　萬乘千乘百乘古言也謂天子爲萬乘諸侯爲千乘大夫爲百乘語其富也如千金之子孰能計其囊之藏過千而言之乎古來注家術算求合可謂不辭事于雲矣　學則不固　謂不固守一端之說

傳曰博學無方孔子無常師　爲政以德　爲政兼政
也以德爲用有德之人兼政而用有德之人不勞而治
故有北辰之喻　五十而知天命　五十命爲大夫五
十而爵不至有以知天命也知天之命我以傳先王之
道于後也　舉直錯諸枉　蓋以積材之道爲喻積材
之道以直者置于枉者之上則枉者爲直者所壓而自直
矣故曰能使枉者直　子奚不爲政　我死子爲政謂
秉柄于其國也疇昔之羊子爲政謂秉柄于其事也此
章孔子爲大夫時事聖人施爲不與常人同于其官政
不必屑屑然有所更張然其意豈武人所能知故引書

答之　季氏旅於泰山　古注以爲譏僭然觀其引林放則孔子之譏在奢不在僭必季氏爲魯侯旅而其行禮徒務美觀故爾後儒每言及季氏輒謂之僭豈不泥乎　禘自既灌而往者　易曰觀盥而不薦王弼引此章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祼灌盥祼通用孔子于禘欲觀其大者而不欲觀其小者重本也但易觀盥凡祭皆然禘爲大祭故特言之　無適也無莫也　無量壽經華嚴經皆有無所適莫之文華嚴經慧苑音義引漢書注曰適主也爾雅曰莫定也謂普于一切無偏主親無偏定疏證觀疏曰無主定於親疎無量壽經慧遠義疏

曰無適適之親無莫莫之疏璟與逵義述文贊曰適親也莫疏也乃知適莫爲親疏古來相傳之說　宰予晝寢　晝處于寢也檀弓曰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

孰謂微生高直　高蓋孔子鄉人以直見稱孔子亦愛之故反言以戲之親之至也意者孔子家乞醯曰或者佯爲不知皆戲言若他人乞之則是瑣事孔子何與聞其瑣事乎　三年學不至於穀　穀祿也不曰祿而曰穀謂祿之薄者蓋廩俸也學三年而其所學未成可祿之才是志大而學博者也故曰不易得也　達巷黨人

達巷姓黨人名　食不語寢不言　語者誨言也如

樂語合語之說古者飲食之禮如養老有乞言合語是也然當食不語食訖乃語所以尊道故君子平日亦依其禮當食不譁言也寢者內寢也言者言政事也如高宗三年不言是也內寢不言政事所以敬天職　期月而已可也　先王之政有月令焉未期則設施猶有未周　齊人歸女樂　據孟子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無歸女樂事疑歸女樂與不致膰本非一時之事史公合二事以係于定公十四年非也莊周書亦言孔子再逐于魯　君子惡居下流　謂紂之爲道逃藪也衆惡人歸紂而紂受之其所自爲惡雖不甚而衆惡人所爲惡

皆紂之惡也故曰天下之惡皆歸焉

華亭尹父叔鋆寫以其祖母黃紡織圖索題圖中題者甚衆有張春水七古一章署云吳江張潛未定草璞卿女史陸蕙書鈐一小印云文章知己患難夫妻張春水陸璞卿合印亦詞場佳話也

同年勒少仲觀察以史忠正祠墓圖索題圖中有陳君跋詩自往丟史閣部復攝政睿親王書乃樂平王綱字乾維者代筆見南昌彭士望恥躬堂集余惟忠正此書海內盛傳然莫知其爲王君筆也故特表而出之

余生平謬以文字受海內名公鉅卿之知雖丟遇當然

或者尚有以致之也乃童稚之年芒無知識而一二老輩殷殷期許殊不可解迄今老大無成有負其意爲之汗顏每擬仿隨園老人作感知己詩因循未果偶記二事于此一爲處士黄公公忘其名但記其行五耳余七歲時　先君子爲求昏平泉舅氏弟四女舅氏已許之矣氏猶豫黄公乃妗氏之弟也偶省其姊知此事詫曰此佳壻也今失此壻他日雖列萬炬以求之豈可得邪議遂決是時余一童子耳讀書愚鈍不異常兒不知公何所見而云然也一爲孫公公名家球字竹孫娶于戴氏乃先君子中表妹而吾兄壬甫又公之壻也故余少

時郎讀書公家一日公與余共飯譽之不置口出時公有兒子在旁和之曰兩俞難兄難弟他日顯達可操劵也公正色曰爾勿草草若小俞者豈獨簪纓中人邪乃當代之傳人也余時方治舉子業爲八股文字攫不中繩墨了不知可傳者爲何物也公卒于道光二十四年余初舉于鄉往問公疾疾已篤矣執余手曰吾死後子爲我作小傳或銘誄但得見名字于集中九原無恨矣今賓萌外集中有竹孫孫公誄一篇然文體卑弱未足報公地下也

上海曹海林學博出示宋勅書一其文曰勅朝奉大夫

新除司封郎官曹緯勅文凡七十八字皆行書筆勢飛動末書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口年四月八日下惜年字以上皆闕不知其年號云何也又有圖像一緋衣秉笏儀容甚偉又有文武登庸曹氏流芳家寶行書十字大可五寸許末署晦翁晦字亦剝蝕然猶可辨識惟緯不知何人曹氏以宋武惠王爲遠祖武惠七子璨珝瑋玹玘玓琮字皆從玉而此勅書是緯非瑋字迹分明且瑋亦未始爲司封郎官則不得即以爲武惠子也宋史又有曹輔南劍州人輔之子曰緋豈緯與緋兄弟行歟又有曹彥約都昌人嘗從朱文公講學此有晦翁題字豈

即彥約之先人歟是皆不可知因漫書數語于其後而歸之

湘鄉相公有聖哲畫像記其略曰書籍之浩浩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飲盡也要在慎擇而已余旣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三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于此不必廣心博騖而斯文之傳莫大于是矣其圖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爲一圖左氏莊子司馬子長班孟堅爲一圖諸葛孔明陸敬輿范希文司馬君實爲一圖周茂叔程伯淳程正叔張子厚朱元晦爲一圖韓退之柳子厚歐陽

永叔曾子固爲一圖李太白杜子美蘇子瞻黄魯直爲一圖許叔重鄭康成杜君卿馬貴與爲一圖顧亭林秦味經姚姬傳王懷祖爲一圖而總論其後曰學問之道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据如文周孔孟之道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如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者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黄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于杜馬爲近姚王于許鄭爲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三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

蓋末復括以歌曰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同治六年余至金陵湘鄉公留宿節署因得見之而記于此

金陵之游以元武湖觀荷花為最是日余將行矣湘鄉公餞之於妙相庵先與幕府諸君登太平門樓觀沅浦中丞由地道攻克金陵故迹遂出城至元武湖湖方十餘里徧種荷花各乘小舟穿花中而過紅衣翠盖亭亭可愛公所坐舟與余輩大小無異而有司供張者以使相之尊不可露坐施小帷帳蔽之然止能繞花而行不能直入萬花深處矣余笑曰山人之樂過于宰相即此

所見也
沅浦中丞由地道攻克金陵處名龍脖子時缺口已修
補有湘鄉公紀事碑亦甚簡略末有銘曰窮天下力復
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無忘可見當時力戰之難同營
者有趙惠甫曾躬在行間于雨花臺望見之云是日爲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黎明微雨旋霽日中又雨大雷
忽發轟石俱飛倏忽之間而煙氣迷漫不見天日及煙
散則見城中龍廣山上萬蟻蠕蠕盤皆人也時我軍已
由缺口入城矣俄而旌旗蔽翳四面齊下而賊所據僞
府同時火起矣未入城時上有黑雲大數畝許歷久不

變及我兵長驅入而黑雲亦與之偕是役有神助平大敘
有詩紀之皆擬越語

紅艮庭先生生平不作楷書雖草草涉筆亦必以篆隸一日書片紙付奴子至藥肆購藥物字皆小篆市人不識更以隸書往亦不識先生慍曰隸書本以便徒隸者輩并徒隸不如邪余生平亦有先生之風尋常書札率以隸體書之湘鄉公述此事戲余因錄之以自嘲焉

湘鄉公喜諧謔因余鈍置著述戲之曰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蔭甫拚命著書皆不爲也余聞而自媿亦以自喜然少荃伯相功業爛然爲中興之冠余窮愁著書[illegible]

部上物耳且自中州罷歸已逾十稔而所著書止一百
餘卷乃與中興名臣同一拚命盡命果有貴賤乎今列
所著書目於此医書二種羣經平議三十五卷諸子平
議三十五卷第一樓叢書九種易貫五卷玩易篇一卷
論語小言一卷春秋名字解詁補義一卷古書疑義舉
例七卷兒笘錄四卷讀書餘錄二卷詁經精舍自課文
二卷湖樓筆談七卷集二種賓萌集五卷賓萌外集四
卷春在堂書六種襍文二卷詩編六卷詞錄二卷尺牘
及隨筆未定卷數楹聯錄存一卷外書一種袖中書一
卷詁經精舍內外篇未定卷數嗟乎文士名心書生習

氣纖石知謬亭壽自珍聊記其大略亦見窮命之不値一錢也

余壬子散館後未引　見戲書一詩黏齋壁云天風吹我下蓬瀛敢與羣仙話舊盟好向玉堂稱過客重煩丹筆注微名升沈有數人難挽造化無心事總平却笑隨園老居士落花詩句太鍾情䟦其後云散館改官口占一律同年愼延青坡林見之而笑及引　見後蒙恩授編修延青過余齋喟然長歎余問何歎延青曰吾歎此一首好詩將來編集時竟無從安頓也相與大笑然余不久卽免官回首玉堂眞同過客天風吹我下蓬

瀛斯言驗矣延青今已下世不及與之追理前說悵惜悽愴爲之腹痛

同治七年余主講西湖詁經精舍精舍有樓三楹余每日凭欄俯瞰湖光山色皆在几席間甚樂也每思造一小舟艤之隄下與之所至縱其所如暮景晨曦隨時領略庶幾不負湖居乃閱西湖志有明人闕啟祥西湖打船啟一篇適與鄙意合啟祥字子將萬歷閒與南雍與計吏入京師至國門忽意不自得徑返後屢以薦被徵悉辭不赴見錢唐縣志又靈隱寺志稱其絕意仕進築閣西山言語妙天下即此啟足見一斑也今錄其略云

欲領西湖之勝無過山居而予尤不能忘情於舟山居飲食寢處常住不移而舟則活山居看山背面橫斜一定不易而舟則幻昔馮開之先生既築室孤山又買一舟佐之白頭老宿時時蕭然讀書其中三十年來風流頓盡罕有繼者予及二三兄弟素懷此志而書生無暇兼亦無貲陸放翁云一事何須煩布策幾時能具釣魚船正謂是也嚴子印持向有糾會打船之議事未果行今予踉蹌北歸造物予我以閑亟思一舟爲避事息躬之所而瓶鉢蕭然不能不重理前說顧期同志十人各輸十千共成一舟請自隗始其餘次第成就十年以還

便可入主一舟舟不必大如少陵云野航恰受兩三人略加開拓可容五六不啻大矣亦不必華如白傅云細篷靑篾織魚鱗略參眉公所謂朱欄碧幄明檽短帆不啻華矣尤不必高西湖妙在裏湖正如美人寢幃神仙別館窈窕深靚殆不可名今船必著樓遂令斷橋以北六橋以西封以丸泥恍同函谷此何理也放翁又云船設低篷學釣徒卻又太低但使俯仰笑談冠纓不礙則亦不啻高矣楊肥翁嘗有打船說制度詳明可垂金石今舟成之日廣列科條除其苛法約以三章此誠伊人之典型舟居之律令矣篇中所稱濶開之先生名夢禎

萬曆丁丑進士官南京國子監祭酒移病去官築庵孤山之麓名其堂曰快雪見錢牧齋所撰墓志舊錢唐縣志稱其晚年製桂舟貯書畫遨遊西湖竟月不返其風趣可想也

厲樊榭湖船錄云黃貞父儀部用巨竹爲泭浮湖中編篷屋其上朱闌周遭設青幕障之行則揭焉支以小戟其下用文木斲平若砥布于泭上中可容六七胡牀位置几席觴豆旁及彝鼎罍洗茶鐺棊局之屬兩黃頭刺之而行吳江周本音名之曰浮梅檻此事極新奇可喜黃以前未有聞後亦無繼者果此制可行豈不視造船

更省平稽仁和縣志黃汝亨字貞父萬歷二十六年進
士授進賢知縣遷南京工部主事升禮部郎尋遷江西
提學僉事進布政參議謝病不復出結廬南屏小蓬萊
題曰寓林有寓林文集三十卷詩六卷蓋其人亦風雅
君子也貞父有浮梅檻記一篇今錄其略云客夏游黃
山白岳見竹筏行谿林間好事者載酒從之甚適因思
吾家西湖上湖水清且廣雅宜此具歸而與吳德聚謀
製之朱欄青幕竟與烟水雲霞通爲一席冷冷如也按
地理志云有梅湖者昔人以梅爲筏沉于此湖有時浮
出至春則開花流滿湖面友人周本音至遂欣然題之

日浮梅檻予時與前人禪衲倘徉六橋覩者如堵俱歎西湖千載以來未有當時蘇白風流意想不及此人情喜新之談夫我輩寥廓湛妙之觀豈必此具乃與梅湖仙人爭奇哉以上並儀部自記之文同時王在晉作浮梅檻賦湯臨川亦有浮梅檻詩足見其傾倒一時矣其子婦顧若璞有同夫子坐浮梅檻詩

吳江呂本南茂才多保以其先世文穆公墨蹟求題因得展視行書八字大可二寸許云飛翠鳴玉出入禁門又有小字兩行多漫漶不可辨適徐誠庵大令本立來與之審視徐云紙有破碎處裝潢拙工誤顛到之耳因

爲移正居然可識其文云齊僕射玄邈有讓表云宋世子老師呂蒙正書然語的不可解或尙有闕文也卷中有道光十年裔孫晉昭跋云崇禎甲戌五世伯祖非庵公諱一經督學中州五世祖雝正公隨至洛陽有某氏手卷題首八字係文穆公書遂以金易之珍藏於家云云至此八字未詳所出潘安仁西征賦云飛翠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齊僕射讓表或襲用其語然僕射亦未知何人題跋諸公都不道一詞余漫題數語而歸之因識於此當更核也

呂本南茂才又以王右軍平安帖墨蹟見示其文曰適

得見下書深有感切遂與平安不暫而王羲之帖首墨
色闇淡紙質亦多損壞有內府寶玩印又有張九齡歐
陽修名印餘兩印不甚可辨其前有明勅云頃四明所
進王羲之平安帖筆墨飛動古勁圓朗眞蹟無疑勅典
等重加審定裝潢成卷諸跋不必刪去可也宣德四年
夏六月武英殿勅其後有魏徵跋賀知章跋薛紹彭跋
東坡居士蘇軾跋黃庭堅跋放翁陸游跋趙孟頫跋班
惟志七言絕句一首又有米芾顧瑛許衡張羽李和吳
寬朱澤民高啟諸人名印余不能辨其眞僞亦不敢率
題一語留數日而歸之姑記所見如此

余課士詁經精舍以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賦命題限涑水崖碑半綫音爲韵諸生押涑字皆入屋韵獨朱古鏡清押尤韵余按大徐本說文涑澣也河東有涑水速侯切小徐本涑澣也一曰河東涑水相玉反是此字二徐異讀然左傳伐我涑川釋文涑徐息鎍反又音速字林同則涑水之涑當讀入聲固魏晉以來舊讀矣又考玉篇涑先侯切澣生練也又先候切與漱同又先卜切是漱字有平去入三音讀平聲者卽涑澣之本義讀去聲者爲盥漱之借字讀入聲者顧野王不說其義所以左傳釋文證之則爲涑水字無疑矣朱君故押尤韵未

皃好與之見也
余又嘗以張景陽有渰興南岑可爲題諸生或以渰字作平聲余謂題出文選義本毛詩陸德明毛詩音義云有渰本又作弇於檢反雲興貌李善注文選曰渰與弇同音奄則此字不當讀平聲也及還蘇㕑偶以語徐誠庵大令本立改日以一紙見示云渰字韻府羣玉入覃韻無仄聲韻府拾遺入儉韻今坊本或收入平聲或平上乘收以此撿集韻覃談鹽沾嚴咸銜七韻俱無渰字上聲五十琰渰字注衣檢切說文雲雨貌或作䨄考字典渰字注唐韻集韻韻會衣檢切正韻於檢切並音奄

是由唐韻以至韓道昭改併集韻渰字俱讀上聲無入
平韻者雖未知平水韻書何如然黃公紹韻會一遵劉
氏意平水亦與韻會同惟陰氏時夫之檢今韻十三
覃渰字注烏含切沒也渰之訓沒不知何本疑淹字之
段借集韻去聲五十五豔淹字云於贍切沒也可悟訓
沒之由乃既以淹爲渰又誤於贍爲烏含遂以豔韻而
收入覃韻眞歧中之歧矣徐君爲余二十六年前同補
博士弟子員之老友精於音律以一字而徧檢羣籍求
其本音亦可謂留心小學者矣聞其著詞律拾遺頗足
爲萬紅友功臣未知能卒業否其所撰蕊園詞一卷余

已爲序而行之

白太傅詩云猶有誇張年少處笑呼張丈喚殷兄然則古人所稱兄者必其年長於已者也王補帆同年小於余者兩歲每謂余宜弟之而勿兄然尋常書問習貫爲常舉酬蓉筆輒誤以弟自稱因戲于弟上加罒作罤注其旁曰周人稱兄曰罤錢子密吏部與余約如補帆余亦嘗誤自稱弟子密報云何不用周人稱兄之例亦尺牘中一故事也

余著羣經平議解尚書巽朕位罤乃[illegible]之假字及讀薛尚功鐘鼎欵識有笄碑夫敦三其文並云用饒乃祖考

字壽假僎爲饌也可證成余說又著諸子平議解晏子春秋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壽是保之假字而許書載叔液鼎𨟻正叔艖匜云永壽用之卽永保用之也亦可證成余說古彝器銘詞之可寶貴如此

長洲褚稼軒堅瓠集有移棋相間法以黑白各三子左移而黑白相間自三子至十子皆然多一子則多一移耳余試之良然而內子季蘭復推廣之自十一子以至二十子余恐其久而忘也因筆之于此三子左一二左四五左一二四子左二三右五六右二三左一二五子左二三右四五左五六右二三左一二六子左二三右六七左四五右五六右二三左一二七子左二三

右五六左五六右六七左七八右二三左一二八子左二三右八九左五六右
五六左六七右七八右二三左一二九子左二三右七八左六七右四五左九十
右八九左五六右二三左一二十一子左二三右十十一左五六右六七左八九右
九十左六七右五六右二三左一二十一子左二三右九十左六七右五六左
九十右十十一左十一十二右六七左五六右二三左一二十二子左二三右十二十三左
五六右六七左九十右九十左十十一右十一十二左六七右五六右二三左一二十三
子左二三右十一十二左六七右七八左十十一右四五左十三十四右八九左九十右十一十二
左五六右二三左一二十四子左二三右十四十五左五六右六七左九十右十十一
左十一十二右十三十四左十十一右九十左六七右五六右二三左一二十五子左二三
右十三十四左六七右九十左十一十二右五六左九十右十四十五左十五十六右十十一左十一十二右

六七左五六左二三右一二十六子左二三右十六十七左五六右六七左九十右

十二十三左十三十四右九十左十四十五右十五十六左十十一右十一十二左六七右五六右二三左一二

十七子左二三右十五十六左六七右十一十二左十四十五右五六左十十一右八九左十七十八

右十六十七左十三十四右十二十三左九十右六七左五六右二三左一二十八子左二三

右十八十九左五六右六七左九十右十四十五左十五十六右十十一左十一十二右十七十八左十六十七右

十三十四左十十一右九十左六七右五六右二三左一二十九子左二三右十七十八左

六七右十三十四左十六十七右五六左十十一右九十左十四十五右十八十九左十九二十右十四十五左十五十六

右十十一左九十右六七左五六右二三左一二二十子左二三右二十二十一左五六

右六七左九十右十六十七左十七十八右十十一左十三十四右十三十四左十八十九右十九二十左十四十五右

十五十六左十十一右九十左六七右五六右二三左一二凡自左移之右則曰

左從左起數自右移之左則自右從右起數
靈隱冷泉亭舊懸一聯云泉自幾時冷起峰從何處飛
來亂後失去寺僧屬吳平齋觀察補書之戊辰九月余
與內子往游小坐亭上因讀此聯內子謂問語甚儁請
作答語余卽云泉自有時冷起峰從無處飛來內子云
不如竟道泉自冷時冷起峰從飛處飛來相與大笑越
數日次女繡孫來湖樓余語及之并命亦作答語女思
久之笑曰泉自禹時冷起峰從項處飛來余驚問項字
何指女曰不是項羽將此山拔起安得飛來余大笑方
啜茗不禁襟袖之淋漓也

李筱泉中丞以筆見貽來書云長頭羊毫筆青姚伯昂先生最善用之弟拙不能用管城子歎失所久矣公精篆隸必能任意揮灑爲此子一吐其氣也評管甚雋永余復書云承惠筆極佳然佳毫入拙手仍未得所公之位置此子似小失之矣

余前客新安時其地當水發大至山中往往出蛟曾作伐蛟行一篇有云霹靂一聲裂山出又云驅煞雷霆欲出山想當然語非紀實也己巳之夏在西湖講舍適天竺山中出一蛟其夕甚雨而無雷樓晤何子永舍人言凡出蛟之日皆無雷甚媿前詩體物之未精已而勘少

仲同年言前年其家鄉桃花甑大出蛇凡數十處其出也無不有雷又似子永之言亘不壞事不目觀耳聞而臆斷有無不免爲東坡所譏矣

春在堂隨筆二

德清俞樾

陸存齋觀察心言嘗問余曰莊子稱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此聖人孰謂也余謝不知存齋曰若謂堯舜禹湯諸聖人則聖人之死久矣何以莊子又發此論乎莊子所謂聖人正謂當時諸侯耳余思此言極有理當時田齊三晉皆篡竊之國而儼然列為諸侯僭稱王號乃欲以治小民錐刀之爭正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也莊子未可明言故悠謬其辭而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所謂聖人正以名號推尊之非以德言亦猶古以君子為在

位者之通稱也禮記鄉飲酒義篇注曰君子謂卿大夫士也卿大夫士謂之君子則諸侯王謂之聖人亦其所矣推莊子之意欲治天下之盜必先治天下之諸侯魯臧武仲有言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治吾盜孔子之告季孫亦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莊子之意亦若是而已讀者徒驚其放言高論河漢無極而不能善會其意非能讀古人書者也

鄭君注儀禮大射儀篇曰豐從豆幽聲自來不知幽爲何字詁經精舍肄業諸生戴君果恒曰幽古峰字也從山從二丰丰亦聲此說殊佳說文丰草盛丰丰也山峰

之上必有草木丰丰然故從山從丨丨丰正取丰丰之意而郎以丰爲聲後變爲從山夆聲形聲雖同然不如從二丰之有意矣𦘕爲夆古文竟是定論故記之

余舊疑經平議以梓材一篇爲周公營洛邑誥庶殷之詞郎召誥所謂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者是也篇首王曰封封是衍字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當移至此篇之首後知金仁山通鑑前編說與余同見書不多遂與前人闇合復自媿恧且恐似此者尚多也聊記于此告世之讀余書者

西人有醫士名合信者著博物新編內載有用電氣製

鍍字畫銅板之法其有舊樣者即以白蠟印舊樣爲模若作新樣者即以白蠟捻成一版畫工用刀筆劃刻山水人物于蠟版上畫成之後再以黑鉛屑滿糝劃痕乃用鐵線一條長約二三尺一端穿插蠟版一端穿繫精錡數片復用淸水兩盤一浸蠟版一浸精錡精錡之盤調以礦强水蠟版之盤撒膽礬浸之精錡爲强水所化即有電氣發出由鐵線傳遞于膽礬水中膽礬被電氣所逼礬質漸化即有紅銅結積于蠟版上礬盡加礬水涵添水紅銅漸積漸多三數日後銅版厚結二三分許取出刮去白蠟則銅版錚錚凹凸成章幾疑其有鬼斧神

工之妙也按此法以之刷印書籍最佳聞滬上已有試爲之者未知成否故記于此礦强水又名火礦油西人製礦强水有二法均見博物新編茲不錄精錡質如白鉛亦出外國大約欲爲此法則此二物必從彼國購來也

年家子鄒砦喇作衡于蘇州白善橋觀音殿得元大德時所鑄文廟編鐘一搨其文以示余兩面皆有太簇二字其一面云大德乙巳平江路總管朵兒赤教授劉惟肖造一面云杭州路儒學樂師施得仲按大德乙巳爲成宗九年據元史禮樂志成宗十年命江浙行省製造

宣聖廟樂器以宋舊樂工施得仲審較音律運至京師此鐘之鑄必在是時與史差一年者史據其至京之日言之也施德仲既為宋樂工必與宋太學遺制符合數百年後存此一鐘洵可寶貴蓉閣郎將此鐘寄至杭州今未知在何所當俟至杭一問之

沈韵初孝廉樹鏞以趙廿二年石刻見示此石在直隸永年縣西六十里婁山其文曰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羣臣上醻此石北沈西羅觀察謂是石虎建武六年所刻上溯石勒之年而并數之故稱趙廿二年然金石刻辭從無此例劉寬夫侍御謂漢侯國得自紀年定為趙王

遂之廿二年較沈說爲得之然考前漢書趙敬肅王彭祖共王充並享國長久後漢書趙節王栩頃王商惠王乾亦享國長久此五王皆得有二十二年侍御史據魯三十四年石刻謂彼刻稱五鳳二年魯卅四年而此不冠以漢年明是漢文帝時未有年號之故遂決以爲趙王遂此說亦未足據侯國得自紀年原不必定冠以王朝之年魯三十四年石刻未可泥爲定例使必冠以漢年則文帝雖無年號獨不可冠以漢幾年乎侯國之尊王朝豈以有無年號而異然則此碑爲何王固不能臆決矣

韵初又示余南武陽功曹墓闕畫象題字并附有樊君文卿釋文其中錯誤甚多或傳寫失之也末行樊釋作昌令於唐四字余審視之唐字實是高字昌字其形作手必非昌字令字亦不相似似是食字鄭君注洛誥惟洛食曰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漢書元后傳云子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下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此墓闕食字或即此義其上丰字當是年字年上疑更有萬字萬年食於高下有闕文乃頌禱之詞

會稽大禹陵旁有禹寺老屋三楹無可觀覽其右墉有

一碑塵積寸許拂拭而讀之則唐開成五年往生碑也
碑皆眞書額題往生碑三字其文云唐開成五年歲次
庚申皇帝昇極是歲夏五月會稽思寺請元英法師講
金剛經于餘姚平原精舍會衆募一千二百五十人結
九品往生社英公學我眞教拯其遺蹤施有等差階陳
九品旁求貞石書其姓字云云其下列第一品至第九
品人姓名男女皆有之此碑乃道光二十年寺僧鉏地
所得徐鐵孫太守榮移樹殿中碑文完好字體樸茂亦
希覯之物自來金石家未著錄余忽忽捫讀竟未審視
其書撰人姓名鹵莽如此可笑也爲詩存集中并記大

略于此行謀託人至越中揭數本以歸也
南鎮即會稽山余登其巔至所謂香鑪峰者極高峻雙峰左右立天然如門才容一人曲折而進亦奇境也中建佛閣奉觀音題曰南天竺一憑欄俯視眼眄頗寬視越郡城僅如衣帶之環繞矣舁夫以兩竹竿懸坐具於下并懸尺許之竹以承雙足游人踞坐其上余笑曰大禹山行乘欙豈即此歟後閱勒少仲同年云江西多有之名曰撥子撥音讀如篤余疑即兜子之轉音又思竹馬二字合書之即爲篤竟名篤子亦于義有取
余從前避地越中止于七星巖一游有詩存集中已巳

之夏余至上虞展舅氏姚平泉廣文之墓并以舅母黃孺人祔葬焉歸次紹興始徧探禹陵南鎮蘭亭之勝游覽因亦有緣歟蘭亭時修葺未竟彭雪琴侍郎往游以三百金爲助侍郎之母太夫人乃山陰王氏女也其外家零落侍郎訪求不得故出金助修蘭亭用志渭陽之思而余此行亦因外家窀穸之事因以詩寄侍郎其末云英雄至性果然眞不負之江來問津媿我羊曇燋悴甚墓門展拜更傷神

余與彭雪琴侍郎初不相識己巳之春余來詁經精舍開課適侍郎借居湖樓一見如舊以望雲思親圖屬題

乃知侍郎母太夫人山陰王氏女其外王父游幕皖北
太夫人行年三十有五矣猶然待字時封公爲其地巡
檢司適喪耦縣令爲作合遂成二姓之好其後封公先
卒太夫人守節撫孤備嘗辛苦及其歿也侍郎猶爲諸
生不及見其貴顯也然侍郎天資忠孝功業爛然稱中
興名臣足以慰太夫人地下矣
雪琴侍郎以諸生從戎在軍中二十年戰功卓犖中外
共見然其人實温温儒雅善畫墨梅因借厲余講舍湖
樓許畫梅花一幅以當屋租余贈之詩所謂一樓甘讓
元龍臥數點梅花萬古春也後果踐斯語余于如冠九

前誰處見其所書楹帖有小印云兒女心腸英雄肝膽又聞勒少仲同年言其一小印云古之傷心人賢者多情即此可見矣

余至杭州屢矣游西湖亦屢矣然率皆煙波一棹未及登山也戊辰歲主講詁經精舍始游天竺韜光靈隱諸勝其秋又偕內子往游而南山一路未及蠟屐己巳之夏乃決游計乘籃輿度六橋先至理安時已盡懺于賊正在締造寺僧導觀法雨泉清瑩可愛中有泉龍不過二寸而有四足具五爪僧言由此至龍井有九溪十八澗地極幽秀惜未及往乃由理安至雲棲昇夫憚于登

陟取道江干往返皆然殊少味矣雲棲修篁夾道意境殊勝而僧言從前彌望皆綠仰不見天今已濯濯矣飯于寺中僧出示董香光所書金剛經墨蹟遂得敬觀高宗御題僧言庚辛之亂埋之土中故不毀也復導觀蓮池和尚骨塔其外又有太素錦庵主之塔卽其妻也游畢出山至虎跑泉則寺燬未修泉水故在其旁亦蕪穢不治昇夫促還遂不及一品其泉請竢他日矣是日始而陰晦四山雲氣迷濛如欲雨者余用韓蘇二公衡岳故事默禱于神已而晴日杲杲歸途乃誦拔仙卒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之句以答神貺

滙少梅以小印見贈文曰西湖長云舊得之市上棱角刓敝而篆文頗古雅有致余雖不敢當然年來適爲西湖詁經精舍山長未始不可妄竊以自娛也監院校官孟君蘭槎因言吾師尉農觀察舊年主講崇文書院倩人刻此印屢刻屢不當意遂不復刻時觀察已移席金陵余因笑曰尉農之不得長爲西湖長而余承乏于此其朕徵之此印乎已而尉農從金陵來言所寓惜陰書院屋甚精雅門前湖光如鏡芙蕖彌望無際榜曰何必西湖余聞之憬然有會前語信乎人生所至莫非緣也惟念西湖長之名本之東坡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

到額謝執政啟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迭為西湖之長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故楊誠齋詩云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那得休然則西湖長之名如尉農曾官斯土者方得稱之此印似非山中人所當用也乃　本朝有詩僧正巖賦點絳唇詞云來往煙波此生自號西湖長彼釋子可以自號則吾儕或亦無嫌因賦驀山溪詞其首句云飄零書劍老作西湖長居之不疑可一笑矣

慰農主講崇文時曾命門下士造一湖船船未造而慰農去金陵其門下士因以其錢就鳳林寺後隙地築屋

三問榜曰辟盧尉農自金陵來余語及之且曰昔人牽
船以代屋君今造屋以代船宜曰辟舫不宜曰辟盧也
尉農深然之未知果更易否聊記于此
永懷堂十三經注乃明崇禎閒金千仞蟠葛鼒謂兩
人彙刻卷首或題明後學金蟠訂或題明後學葛鼒訂
蓋刻書之貲出其人耳今其版在浙江書局余取觀之
其繆誤甚多尤可笑者孝經題漢鄭氏注而實則唐元
宗注也其他從可知矣前有翰林院編修崑山朱天麟
序一篇草草下筆不一披覽何歟
咸豐二年餘姚客星山新出一漢碑碑文首有三老二

字故郎名曰三老碑宗湘文觀察源瀚以搨本見贈余諦視之碑前半分四截其最上一截四行二十二字曰三老諱通字少父庚午忌日祖母失諱字宗君癸未忌日次一截六行四十大字曰掾諱忽字子儀建武十七年歲在辛丑四月五日辛卯忌日母諱捐字口君建武廿八年歲在壬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次一截六行三十八字曰伯子玄曰大孫次子但曰仲城次子紆曰子淵次子提餘曰伯老次子持侯曰仲雍次子盜曰少河最下一截五行二十九字曰次子邯曰子南次子士曰元士次子富曰少元子女曰无名次女反曰君期其後

又直書三行共八十二字曰三老德業赫烈克命先己
汁稽履化難名兮而右九孫日月虧代猶元風力射邯
及所識祖諱欽顯後嗣蓋春秋義言不及尊翼上也念
高祖（此字失寫補入左旁）至九子未遠所諱不列言事觸忌貴所
出口及口敬曉末孫口副祖德焉詳其文義三老生一
子而有九孫此碑乃九孫中第七孫名邯者所立以識
祖父名字且存忌日然祖及祖母忌日有日而無年月
亦殊略矣所引春秋之義殆卽穀梁傳孔父不名爲祖
諱之說意其人乃爲穀梁之學者也父歿于建武十七
年則九子之生必有在王莽之世者莽禁二名而提餘

待侯名皆二字其亦有用漢臘之意乎名字俱備而姓
氏竟不得詳當更考之又其文字有不可識者姑作空
圍記之閒藏是碑者爲周君世熊字清泉有釋文嘗求
其詳并證異同也

余既得三老碑搨本未數月即有以周君清泉釋文題
跋見示其所釋與余微有異同三老諱通字少父少作
小毋諱捐字□君君上是諷字实子盈盈作盆实子士
曰元士士字均作土子女曰无名无作元汁稽履化化
作仁輿所𡇒□及□出下是嚴字攻下是焦字敬曉未
孫□副祖德焉孫下作蔦字注曰疑古莫字因附於此

俾覽者詳焉其題跋曰先君子解組後卜居邑之客星山下嚴陵塢卽漢徵士嚴先生故里也咸豐壬子夏五月村人入山取土得此石平正欲以甃墓見石上有字歸以告余余往視碑額斷缺無從辨其姓氏幸正文完好其得一百十七字因卜日設祭移寘山館建竹亭覆之按東漢光武晉惠帝東晉元帝後趙石虎西燕慕容忠齊明帝魏北海王皆紀元建武惟光武有廿八年且值壬子碑紀其母忌日卽未必刻於是歲字法由篆入隸與永平建初諸石相類定出東漢初無疑三老諱通邑志失傳掾諱忽字子儀考後漢書任延傳延爲會稽

都尉時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稱多士如董子儀嚴子陵延皆以師禮待之此諱忽字子儀者殁於建武十七年時地悉合豈即董子儀歟原注云吾邑董氏盛於漢代董昆董春董襲見太平御覽北堂書鈔注引會稽典錄謝承後漢書會稽先賢讚諸書漢碑盛桓靈朝當建武時碑制未備額右七形頗類碑字未肇其文奧衍大意爲子儀第七子所追遠而作祖母母有諱字而不及氏未云貴所出嚴及焦或一一母之氏歟又云碑出咸豐壬子上溯建武壬子正得一千八白一年辛酉之亂賊火吾廬亭相去稍遠得不燬事平碑仆于地旁甃漢晉甎數十如竈突然蓋賊用以作炊者石受薰灼左

翻黔墨而文字無恙凡物隱顯成毀固有定數此碑幸
免劫灰先賢遺迹賴以不墜知海內好古家同此愉快
也
余在會稽禹寺見唐開成五年往生碑已載其大略於
前矣後至省垣以語如冠九前輩遂託人至會稽搨數
本見贈因載其全文於此碑額書往生碑三字文前有
題目云結九品往生社并序沙門處訥譔文云唐開成
五年歲次庚申皇帝昇極是歲夏五月會稽禹寺請玄
英法師講金剛經于餘姚平原精舍會次慕一千一百
五十人結九品往生社夫為善者迷於所趣無量壽佛

逐念不息遺民掛冕康樂投簪史氏稱之其風不泯英公學我貞教揭其遺蹤施有等差階陳九品旁求貞石書其姓字不以予嘗見命序其事云第一品僧處訥僧永端徐十一娘第二品第三品蔣漸達第四品朱寧第五品僧艮捷僧陟霄僧獻通僧惠平潘顯魏宬邵仕興蔣沐呂三二娘張菩提梁出世陳世一娘胡大惠第六品僧雅操僧習源蘇約梁十一娘邵玘陸逐徐文政方榮進鄭大娘馬超朱超七尼淨嚴第七品僧閑居僧清習僧履言潘雅傳成申屠儉潘存約陳世娘項卿朱清淨尼宛輪第八品尼堅持李皐高二娘鄭節盧傲朱智明

許三娘宋十四娘僧法敫僧元宥第九品方榮進鄭師
簡危倫吳貫之許玩楊成方常和徐武繆忻從繆學繆
陶婆鄒協繆日華李瑜戚通方子明邵強謝行恭翁珍
周慶徽馬詡徐公佐蘇澄尼契能尼深淨尼志常尼弘
政尼弘辯尼契虛尼圓政尼道照尼體常尼契端尼月
淨尼妙喜潘妙性梁因世徐十二娘徐三娘宋十二娘
方二娘姜三娘張圓滿沈十一娘鄭三娘丁蓮花邵大
娘董法超劉智滿胡二娘梅十二娘張八娘施十一娘
劉一娘周三娘胡福相沈九娘虞清淨黃二娘王三娘
葉四娘吳廿娘江十一娘李志圓黃三娘李圓滿繆貞

姓鍾元成宋怦胡仲芳劉叔俞子興朱珵蔣仕琳夏用
陸嵩劉文泉賈政沈節龔榮盛望陳可津按碑文稱一
千二百五十人而所列止二百三十三人第二品下不
列姓名殆不得其人而闕之歟碑中男女混淆僧尼雜
糅至爲可笑余詩所云坐借蚩蛋民作事等兒戲以此
求西方往生庸可冀備錄其文姑以詒好事者云闕略
字不可識殆當時俗體序中幾字依文義當作募宜誤
字耳未必用六書假借法也衆出世一人而既列第四
品又列第九品此不可解
㬈平齋觀察示余石刻鄭板橋字一紙其文云大幅六

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條幅對聯壹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爲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旣屬糾纏賒欠尤爲賴賬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又附一詩云畫竹多于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未署乾隆己酉板橋鄭燮平齋跋其後云板橋道人此書爲吳山尊學士所刻歲已巳夏四月范湖居士退樓主人重刻於滬上此後范湖退樓書畫潤筆皆準板橋所定卽以此帖爲仿單不復增減退樓卽平齋自號范湖居士乃周君存

伯也余謂東坡先生字在當日只換羊肉而已吾輩率爾落筆便欲白銀亦大罪過然年來以筆墨爲人役亦甚苦之讀板橋此帖輒爲誦古詩曰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退樓諸公聞之當乾笑也

湖壖雜記載宋神宗時高麗國王祈于佛得一子常啼惟聞木魚聲則止有聲自空來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遠逾海而南得之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擊魚使者告以故且言世子臂間有佛無靈字僧遂偕往見世子曰此吾師也吾師先爲輿夫肩輿得金自給之外以餘貲投井積久建刹于湖上一年而師跛明年盲三年爲雷

擊死吾因題佛無靈三字于其首孰意其生于此子王門如是則佛有靈矣因爲建寺其地顏曰高麗按高麗寺創慧因寺後唐天成二年吳越王建宋神宗時寺僧淨源疏釋經義流傳殊域致高麗國王之子僧義天航海而來乞爲弟子及還國以靑紙金書華嚴經三百部幷經閣之費附貢舶以進遂建華嚴大閣藏之俗因呼爲高麗寺詳見慧因寺志及明潘晟重脩慧因講寺記然則寺建于吳越非宋時剏造且非高麗所建也高麗所造特華嚴閣耳佛無靈之說是流俗所妄傳明矣

余游淨慈寺寺僧大圓指門外百工池謂是宋時顚僧

道濟遺蹟余按西湖志云宋建炎已前寺累遭火燬爲荆墟熙甯間有善青烏之術者云須鑿池以禳之寺僧寶文乃募化開池與力者萬人故名則此池之開非道濟也世俗知有道濟不知有寶文傳訛久矣

道光三年直隸正定府元氏縣民劉黃頭掘地得一石爲唐宣城縣尉李君之妻賈氏墓志銘未行刻後一千二百年爲劉黃頭所發十二字自道光三年上溯葬年唐建中十二年年雖小差而姓名不爽亦可異也戴子高以搨本見示余按其文夫人諱嬪字淑容長樂縣人李君隴西人舉賢良授宣城尉先卒夫人以建中十二年二

月十二日卒于其從父之弟蘄州元氏縣官舍即以其
年二月窆於七義原從子文則爲之銘其銘詞末二句
曰一扃泉壤萬歲千春殆因是詞而推算之遂得黃顫
發冢之事乎末行所書與全碑字體一律是即其從子
爲之矣

吳興沈吉齋名夢麟二十年前曾以所著題櫃鹿詩集
求序于余今存賓萌外集中然久不與通音問矣同治
六年朱君采蘇以其書來乃知吉齋著述繁富有廿二
史箋說尚書纂解肉譜匹夫小史古韵通叶庚癸一家
言等書其肉譜體例與王李豪求相類不知何以爲此

名匹夫小史記常言俗事庚癸一家言則尊記自娛之雜者也余皆未之見惟尙書彙解曾得讀之似于經學尙疏余貽書吉齋小有規正而此後竟不得其一字蓋未見采納也余憫其窮老著書終就湮沒略識梗概于此

鄒縣蔣祥庭吏部名作模道光二年進士嘗以事戍伊犂辛丑壬寅間從靖逆將軍于廣東罷歸遂僑寓揚州十年一夢極煙花三月之樂今歲行年七十有七矣腰腳猶健自言昔歲遊西湖尙步行三十里也時從廣東載書數萬卷至蘇州求售蘇州太守李薇生爲之先容

頗有所獲與余相遇知余有譯經平議已刻版爲印百
部夫余笑曰楊子草大元同時有尙白之嘲覆醬之議
今鄉人殺青甫竟而公卽以奇貨居之勝古人多矣
福建南臺有閩越王騶無諸廟庚午之春余至閩因往
觀焉廟在山上前殿祀王後殿弁祀夫人夫人居左而
王右之以漢制尙右也其後有釣龍臺釣龍井云是王
故蹟泉水甘冽瀹茗頗佳其巔有榕陰山館凭欄俯視
海外帆檣歷歷可數亦壯觀也前殿兩廡從祀者四曰
白馬王曰吳巖王曰顯惠將軍曰協惠將軍皆不知何
人嘉慶閒碑稱兩王皆無諸之孫白馬王卽郢君丑吳

巖王即吳陽其說尚可採而又以白馬王謂即白馬三郎余按白馬三郎乃五代時閩王王審知也以為無諸之孫謬矣又稱白馬王有射桑溪惡鱓事因有射鱓尊王之稱荒誕益甚余謂無諸建國于茲允宜廟食以史漢閩越傳考之無諸之後有閩越王郢閩越王餘善皆以背漢不善其終非祀典所宜及惟繇君丑是無諸孫以郢等首惡不預謀立為越繇王奉閩越祀其後又有繇王居股以殺餘善自歸封東成侯又有越衍侯吳陽越建成侯敖俱以殺餘善功吳陽封卯石侯敖封開陵侯此四人者於從祀為宜又有東越將多軍降漢封無

錫侯亦可在從祀之列此外若吞漢將軍騶力及史失
其名之衎北將軍皆叛臣之黨不得與于此矣閩俗尚
鬼祀典多不經余憫無諸之廟而從祀諸人陋俚無據
因書所見如此官斯土者有好古君子當于愚言有取
焉
余因白馬三郎之稱而思閩王王審知亦五代時賢君
也自宜廟食閩土春秋崇祀余至閩適當春仲見當路
諸公于祀典所有事者牲牷玉帛奉行如例而王審知
之廟無聞焉豈非閩中一缺典乎唐天祐二年為審知
建祠福州侍郎于兢撰碑文其略云公器局端雅識理

融明及膺帝命寵陟齊壇一年而足食足兵再歲而知禮知義方閫之內仰止攸同使之以時齊之以禮故得汙萊盡闢雞犬相聞時和年豐家給人足俊造相望康秀特盛閩川以南地雖設險人尚爭雄公感之以恩綏之以德示以寬仁俾之柔服遂使數十年之氛祲遠致廓清一千里之封疆旋覩昭泰兵戈洊起絺庾多虞凡列土疆恐重征稅商旅以之而壅滯工賈以之而殫貧公則盡去繁苛縱其交易關譏廓市匪絕往來衡麓舟鮫皆除守禦故得塡郊溢郭擊轂摩肩競敦廉讓之風驟覩樂康之俗據此則王氏之造福閩甌亦不讓吾浙

之有錢氏矣此碑今尚在余于王甫兄福防署中見其搨本因錄辜較如右

禹陵窆石文康熙間張編修希良視學吾浙屬部吏搨之以意屬讀得二十九字惜其釋文今未之見王氏金石萃編阮氏兩浙金石錄均有所審定然至今可辨者止日王石乾象升天文畮眞黃十一字而已篆字止存上半之刀畮字止存左半之田以余觀之篆字可信畮字猶存疑也其右刻詩一章當是宋元人之作除前人所辨識外余又加審定其不可識者四字詩云沐雨櫛風無暇日胼胝還見聖躬勞古陌□□□元氣梅梁赴

海作波濤至今遺跡衣冠在長使空山魑魅號欲覓口陵尋空石山僧為我剪蓬蒿余去歲游禹陵觀空之石惜未及手搨以歸今春魏稼孫以搨本見示因得誦觀之而錄于此

余前視學河南時香嚴制府英桂方為河南巡撫今一別十五年矣庚午歲重見于閩中公為言咸豐九年自豫入覲蒙　文宗顯皇帝召見語次及樾有俞樾寫作俱佳人頗聰明之　諭是時臣樾去官已一年有餘矣何意幾餘微臣尚在　睿注之中昔蘇軾聞神宗有奇才之歎痛哭失聲樾之才固不足以比蘇軾而以

天涯殘客重聆　先帝玉音亦不禁潸淚之橫集
也
與仲英大令恒居家府有李君覺仙館其家一日晨起
有客來訪之覺仙臥未起乃去已而又至窗外覘之仲
英笑曰覺仙還未覺客應聲曰張子又來張仲英大驚
遽出延之入問其姓名乃張君日熙亦武林名下士也
遂與定交以一聯作合是亦金蘭譜中一佳話也
西湖北山路由岳王墳而進有三洞曰香山曰紫雲曰
金鼓庚午初夏余往游焉香山洞甚淺無可觀覽金鼓
洞蕪廢太甚有兩道士居洞中衣服披斯髮鬚鬅然殊

可憎惡昔人改郭景純詩云靑谿三千仞中有一道士輒誦斯言一笑而出惟紫雲洞極有致其前洞廣修可百筵中閉一徑纔通人石巉巖可畏俯首而入猶懼觸額旣入則豁然開朗與前洞等內鑿佛像數軀且有泉水注崖石間泠泠然僧言此中可銷夏六月中游屐相纚此時尙早也張平子云幽谷嶜岑夏含霜雪信夫

余將從天竺至龍井僧言踰棋盤嶺取道較近遂從其言輿轎踰嶺上下各三里昇夫頗以登陟爲艱然山徑曲折蒼翠四合若無路者亦山行之勝致也登其顚則錢唐江在前西湖在東湖中游船了了可數距余所居

詁經精舍君在咫尺矣山岬有僧寺不知何名壁懸一額書安隱堂殆即其名也有老僧以采樵爲業時方揀擇新茶因取極細者烹以供客即龍井茶矣僧自言不知佛法亦無布施終歲自食其力乃削髮一山農耳然其人頗不覺可厭覩叢林大和上或轉勝之也

西湖之勝尤在裏湖兵燹以來名勝之地化爲榛莽惟錢王祠岳王墓和靖先生祠蘇白二公祠及平湖秋月三潭印月湖心亭稍稍修葺以供游覽而大橋以西無游跡矣余獨操扁舟進蘇隄第三橋泛于裏湖至于茅家步又進玉帶橋訪金沙港關廟遺址穨垣蔓草幾不

復識惟池水尚未枯竭然偏地荆榛不能臨流賦詩矣內存殿屋三間亦危欲傾圮倘及其未圮修葺之事半功倍然無人議及也回憶道光丙申余初至其地至今三十五年不勝今昔之感

阮公墩在湖心亭之西去年彭雪琴侍郎謀築屋其上親履行之而泥土甚鬆以篙刺之應手而入始知其不可屋笑語余曰此眞欺公墩也然余謂築屋雖非宜襍蒔花木當無不可若於其四面臨水處徧種荷花時照耀中流爛如雲錦亦奇景也惜無好事者與謀之

余居西湖寓樓樓多鼠每夕跳踉几案若行康莊獨有

餙妻無不見跋始甚惡　繼而念鼠亦飢耳且于余衣服書籍一無所損又何惡焉適有餽餅餅者夜則置一枚于案頭以飼之鼠得餅不復嚙蠟矣一夕余自食餅覺不佳復吐出之遂并以飼鼠次日視之餅盡而余所吐棄者故在乃笑曰鼠子亦狷介乃爾是夕置二餅以謝之次日止食其一余歎曰不惟狷介乃亦有禮

佛家放生儒家亦放生或謂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是孟子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之意非是愛惜物命余謂君賜生必畜之可見總以不殺為是不然推君言不宿之義大君有賜自宜即付庖廚何為而必畜

年庚午五月余以小舟載鷄六頭至淨慈寺交寺僧大圓畜之歸而漫書數語示好殺者

洞庭山出茶葉名碧蘿春余寓蘇久數有以餽者然佳者亦不易得屠君石巨居山中以隱梅盦圖屬題餉一小瓶色味香俱清絶余携至詁經精舍汲西湖水瀹碧蘿春歎曰窮措大口福被此折盡矣